

# 援莆护士：“疫”线“云”团圆 中秋话亲情



驰“莆”抗疫的云霄护士汤丽芬

本报讯（郭扬 吴锡坤 许颖）又到中秋时，月圆两地知。9月19日晚10时许，驰援莆田疫情防控的县妇幼保健院检验科护士汤丽芬来不及吃晚饭，赶忙趁着休息间隙打开微信视频通话，与父母提前互道节日祝福。

一把小手机接通两地相思，视频通话中，汤丽芬忙不迭地向家人汇报今天的“战绩”。就在刚刚，她与同事连夜作战，在莆田市先锋村完成3500多份的核酸采样任务。

眼见屏幕那头，女儿脸上泛白的口罩痕，以及被汗水浸湿的头发和衣物，汤丽芬的母亲徐文花有些心疼，时不时叮嘱孩子要随身带杯姜母茶提神暖胃。

聊及汤丽芬请战出征的事，徐文花的言语间有怜惜，但更多的是支持和理解。“她也没跟我们说要去哪里，要去干什么，是到了隔天，手机打开来看，才知道她是去了哪里。她爸说看到新闻

里有很多人抬着一个人，那时我还不知道是谁，然后是出去外面的时候，听邻居说新闻里说的这个就是你女儿，到那时我才知道的，知道她去莆田了，虽然不舍得，但也很支持她，希望疫情早点结束，可以早点回家。”汤丽芬母亲徐文花表示。

徐文花笑言，现在她和老伴能做的就是无条件支持汤丽芬，帮她带好两个娃，让她没有后顾之忧，全身心工作，从莆田平安胜利归来后，一家子再一起分享“古早味”月饼。

90后的汤丽芬是我县白衣执甲、逆行出征的“疫”线战士之一。面对复杂严峻的疫情，我县积极响应市委、市政府号召，至目前，共分四批次抽调105名医务人员驰援莆田仙游、漳州台商投资区等地核酸采样工作。金风无价，明月有情，身处异乡的云霄逆行“大白”仍坚守岗位、连续作战，携手筑起严密防护网，守护着万家团圆。

## 陈原驰：抗疫急先锋 “云端”寄相思

本报讯（郭扬 汤一凡）9月21日晚，在金汤湾集中医院观察点，县林业局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陈原驰在休息间隙与家人视频通话，互道中秋祝福。短暂将思念寄托“云端”后，陈原驰重新投入新一轮夜班工作中，为持续做好观察点内信息登记、物资储备、后勤保障等防控工作重点环节而忙碌起来。

面对近期全省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势，县委组织部第一时间向县直机关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发出“红色号召”，动员广大干部群众携手共筑群防群控、联防联控安全防线。秉着“组织有需要，党员有行动”的理念，陈原驰主动向县林业局请战，成为首批县派干部参与高速公路疫情检查点轮值的党员干部之一，火速投身防疫战场。

9月18日以来，陈原驰以常山高速检查点临时党支部为阵地，与镇村工作人员、基层医护人员、民警一起昼夜轮守，严密排查返云来云重点车辆，有序做好验码测温、人员排查、宣传劝导等工作。疫情当前，

防控工作千头万绪，两天前，陈原驰又临危受命，被抽调到金汤湾集中医院观察点驻守，为观察对象提供真情服务，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担当。

连轴作战，节日无休，防疫“急先锋”的心中也有舍不下的亲情牵挂。

作为家中独子，陈原驰不仅是父母的依靠，还是年幼儿子和待产妻子的保护伞。这些天来，母亲的手术后照料、妻子的产前护理、年幼孩子的日常教育，一系列重要的家庭事务，陈原驰此时却无法参与。唯有工作休息之余，陈原驰借由“云端”寄情，通过微信与家人一起加油鼓劲，叮嘱他们照顾好身体、做好防护。中秋团圆时刻，一把小手机连通两处思念，翻看妻子即时分享的儿子逗趣日常，成为陈原驰繁忙工作中最快乐的时刻。

“我是一名党员干部，疫情当前，责无旁贷第一个先上。在得知我要常驻‘疫’线后，家人虽然也有担心，但都对这个决定表示理解和支持。大家同心战

疫，用个人辛苦指数换县域平安指数、群众幸福指数，值！”陈原驰这样说道。和陈原驰一样，我县还有许多“舍小家、顾大家”的党员干部，他们把初心写在行动上，将党旗牢牢竖在疫情防控战场上，为打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。



抗疫「战士」陈原驰与家人视频

最是年少中秋时 一缕闲思落红尘

时候已近中秋，闽南依然短袖穿街走巷。骑着电动车去跟早读的路上，被风一吹，一丝凉意袭身：秋，真的要到了。

小时候，特别渴盼中秋节到来，因为有中秋饼可以吃，尽管只有一小块。中秋早上，阿爸跟往常一样到队里去劳作，即使后来分田到户了，他依然天蒙蒙亮就去忙农事，晚上则会提早回家，准备祭拜神明（包括月娘）的供品——几包中秋饼是必备的，大都是两包（极少的年份才有四包），每包里面有四个月饼。那时候的月饼都是本地做的，包装简单却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和香料。

月饼先要拜过神明后才分给我们吃。阿爸先拿两个给阿嬷吃，再给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各一块，他自己就舔舔掉在包装纸里面的饼屑。在我更小一些的时候，阿伊还在世，阿爸就会把饼屑留给阿伊尝。那时候最常看到的是阿爸阿伊两个人互相推让着纸上的饼屑，最后都是阿爸假装生气了，阿伊才不得不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捏住一些放到嘴里，发出“吧嗒、吧嗒”的美味声，然后阿爸也是轻轻捏住一点尝着，彼此眉眼带笑，看向狼吞虎咽的我们……

只是，这样的情景太短暂。阿伊离世后，阿爸终于能够独自品尝那些饼屑了。可是，不知是否我的错觉，好几次，我都看到他的眼里蒙着一层雾气。阿伊再也无法跟他分享饼屑了！

分给我们的那块月饼，我们往往舍不得一下子吃完，尽管可以一口气吃下好几个的。于是大都先慢慢剥着外面那层饼屑吃，再吃里面那个真正的月饼。吃掉一半就不忍再吃了，各自找个碗装着，放在破旧的橱柜角落里，待第二天再拿出来吃时，很少不被蚂蚁亲亲吻的。那时候没那么讲究，拿来拍拍，把蚂蚁弹掉，就往嘴里塞……
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候的月饼真好吃，还有那些饼屑，又香又脆！

吃了月饼洗过澡后，我们就围着院子的石桌坐着。这时候，原有的4个石凳子肯定不够，我会进屋再搬几个小竹椅出来。阿嬷必定要坐那把交椅

的，我通常都会把小竹椅放在阿嬷前面，坐下后习惯性把头一仰，阿嬷就把两脚往两边挪去，我的后脑勺及时靠上她胸前，趁势又抓过她的双手环在我肚子上。阿嬷的双手瘦瘦的、瘪瘪的，我却感觉很舒服，或许它们弥补了我过早缺失的母爱吧。

过不了多久，月亮就会把头探出云层。“阿嬷你看，月公公出来啦！”我高兴得伸出食指指着天空那抹红晕。阿嬷却吓得赶紧压住我的手指，再紧紧捂住我耳朵，面朝月亮升起的方向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月公月娘没看见，我困困乖哦！”回头又吓唬我：“小孩子不能用手指着月公公，否则它会割断你耳朵呢！”我再也不敢指着月亮了……

月亮很快就爬到了头顶。很明亮，很清晰。影影绰绰的大树下，还真有人拿着斧头在砍那棵树呢。阿嬷说，那是棵桂花树，砍树的人叫吴刚。阿嬷还说：反正也不知道砍了多少年了，吴刚总是砍不光这棵桂花树，而只有在每年八月十六那天，才有一片树叶从月亮上掉落到地面——谁家最勤劳，金叶子就飘到谁家，那家就有无穷无尽的财富。再看那只兔子，就在不远处蹲着，在等着他砍完树一同去见嫦娥吧！

月亮周边泛着一圈弱蓝色的光圈。更深处，繁星闪闪，一缕秋思被拉得很长，很深……

说是赏月，其实也就一家人胡侃闲聊。偶尔抬头望望天空，我却想着第二天如何接住那片金叶子……

那时候没有电视等电子产品，晚上大都早就上床睡觉。

记不清什么时间了，我伏在阿嬷的大腿上打起瞌睡来。耳边迷迷糊糊飘着他们的谈话……再后来，阿嬷开始轻拍我手臂、摇着我头小声喊我：“起来啦起来啦！人厝里去晒晒！”我又迷迷糊糊地站起来，攀着阿嬷手臂，往里屋晃去……

最是年少中秋时，一缕闲思落红尘。如今，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忙碌，大家反而很少有赏月赏饼的闲情逸致了。想想自己，也不知有多少年没有专门赏月，有多少年没有尝到那种又香又脆的饼屑了……

附注：阿伊、阿嬷——分别是闽南一些地方对“母亲”和“奶奶”的称呼。

（作者：吴秀明）

### 疫时中秋

星洲

落日随山去，天昏夜骤来。  
窗前影稍斜，炭边茶汽沸。  
丹桂藏秋芳，吴斧伐枯木。  
清辉何处觅，举头哪得寻？  
座冷声语歇，街空车马停。  
移云茶犹浓，弄影饼失嗅[xiu]。  
不闻欢乐歌，唯见轻愁叹。



云霄月饼 张文森摄